

爱过之后 来悔的



사랑 후에 오는 것들

〔韩〕孔枝泳 著

你相信有不变的爱情吗？

你相信真爱可以跨越国界，

洪薇薇译

跨越时光·跨越宗教·跨越观念的阻挠吗？

二十世紀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國百佳出版社
南海出版公司

爱过之后 来临的

韩孔枝泳 著
洪微微 译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过之后来临的/(韩)孔枝泳著;洪微微译.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5391-6024-5

I. ①爱… II. ①孔… ②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82396号

사랑 후에 오는 것들 By공지영 孔枝泳

Copyright 2005© 공지영 孔枝泳

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0 by NanHai Publishing Co &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공지영 孔枝泳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.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0-405

爱过之后来临的 [韩] 孔枝泳 著 洪微微 译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文 欢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8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8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024-5

定 价 20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0—116

版权所有、侵权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6524997)



1

我买了一套运动服，嫩绿色的，几乎接近黄色的嫩绿色。我和知熙约了下班后在钟路的意大利餐厅吃饭，我提前到了，在附近的地下商场转悠时，看见了这一抹耀眼的嫩绿色。

本没想买，被这抹嫩绿色吸引，我忍不住走了过去。衣服上挂着的牌子明明写着“眼看手勿动”，我还是伸手抚摸了它。那抹嫩绿，宛如冬天子立于灰蒙蒙的田野上的蒲公英幼苗。纯棉的运动服摸起来像毛巾一样柔软，让我非常喜欢，感觉像洗了温水澡后，用干燥蓬松的毛巾擦净，再扑上婴儿爽身粉一样的清爽。我是这般着迷于这抹嫩绿，以至于我都没意识到自己犯了这家商店的禁忌。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店主抱着手走出来，微笑着提醒我勿动手。

过后，我对知熙说，我买了一套运动服。知熙好奇



地打量着我和我新买的运动服，说道：

“呀，红儿的春天来了呢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
知熙指着我身上深灰色的套装说：“你现在可以把这些丧服都扔掉啦。”

她总是劝我别穿这些暗沉沉的黑色、灰色或深紫色的衣服。

“我只是因为不小心摸了它才买的。”

我猛然意识到，我是在为买了这套运动服辩解，赶快补了一句：“今天请你吃海鲜。”

那天早上我又拿出了这套运动服。早上原定的企划会推迟了一些，我本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到湖边跑上一圈。我寻思着单穿这套运动服有点冷，应该在外面套件卡其色羽绒服，再加一顶毛帽子就差不多了。但吃早餐的时候，爸爸却出人意料地让我待会儿去一趟机场。爸爸最近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一本日本小说的出版中，写书的年轻日本作家这两天来韩国，前一段时间我在会议上听说过这件事。我刚休完寒假回来，出版社的许多事情都不太清楚，

【002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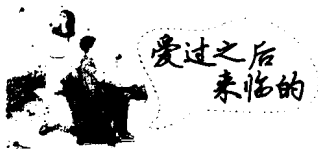
这件事也不是我们部门的事，但作为企划室室长，这么大的事我还是知道的。最近我胃口不好，把猕猴桃切碎了拌在酸奶里当早餐。爸爸那么说的时候，我正把早餐往嘴里送。

“听说原来担任翻译的小舟女士病倒了。上一次我就听她说什么要减肥，吃饭就吃那么一丁点儿，跟吃鸟食似的，我就觉得……”

明明是爸爸接的电话，爸爸下的命令，但妈妈连那个翻译为什么生病的原因都猜到了。

让我去做翻译？我惊讶地看着爸爸。爸爸把夹着薄肉片的面包塞进嘴里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“爸，你也知道我有多么讨厌日语，妈妈不也知道的嘛。”要不是在早餐桌上，我差点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东京井头公园里樱花齐齐飘落的画面。

像是一场暴风雪，一场温柔的暴风雪，让人迷失的温柔；白，像婴儿爽身粉一般温柔的白色。这个突如其来的记忆。我鼻子有点发酸，像是感冒来袭之前的第一个症状。这可不是什么好症状。我搅动着碟子里的酸奶，脑子



有些晕沉沉的，听妈妈接着说道：

“你看看你，整天嚷嚷着要减肥，饭也不好好吃，整天跑步，小心出问题。”

“我不去，我都有七年没说日语了。”

我终于开了口。

“就今天。”

爸爸打断了我的话，站起来，离开了餐桌。

就今天！翻译病倒了，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减肥，我已经没办法追究，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今晚要失约了，本来跟民俊约了见面，我得发封邮件告诉他。回到房间，我打开邮箱，敲下了用户名：Now-regret^①。

民俊曾问我：“用户名什么意思？是说你在后悔吗？”

“我哪有？”我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回应道。后悔了吗？我特别害怕别人这样问我。我写好了邮件，跟民俊说约会改到明天，起身打开了衣橱。正如知熙所说，我的衣橱里塞满了暗色的衣服。衣橱的最下面压着那套嫩绿色的运动服，孤孤单单。

^① Now-regret 是“现在后悔”的意思。



2

我穿了一条黑裤子出了门。天气特别冷。狗儿闪电卧在日光里，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就闭上了眼睛。闪电有着厚实的毛，卷曲向上的尾巴，有力地竖着的耳朵，就像在西伯利亚拉雪橇的俄罗斯狗似的，它的睫毛浓密得足以遮挡雨雪。它是一只纯种的丰山犬^①。七年前，我回家的时候发现，家里原来养的珍岛犬^②米鲁没了，闪电取代了米鲁的位置。七年了，我始终没能和闪电亲近起来。

从家走到停车场很近，我的鼻子又发酸了。坐进大冰窖似的车里，我浑身发冷，让人眩晕的记忆突然又向我袭来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我已经七年没有讲过日语了，没想到的是，重拾日语竟会让我一下子产生这么多的联想。

①丰山犬：是朝鲜半岛特有的土种狗，原产于全罗南道。

②珍岛犬：是朝鲜半岛特有的土种狗，原产于咸镜南道。



我的心里一直放着一个陈年的葫芦瓶。葫芦瓶里大概住着一个22岁，名叫贝妮的女子，她有一头乌黑光亮的秀发。我之所以说“大概”，那是因为我未曾开启过这个瓶子。以前，我总是在想，也许这个女子会满足第一个打开瓶子的人的任何要求，就像古老童话中的巨人一样，但现在我又觉得，她可能已经决定要灭掉开瓶子的人吧。

“是金浦机场，不是仁川机场。因为那位日本作家是从日本汉俄塔机场过来的，不是成田机场。”

负责日本小说的李延希课长^①说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道。“叫佐佐光。”李延希课长笑着说：“多好听的名字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女的呢。他长得不错，在男人中算帅的了。”

佐佐光，著有《韩国的朋友，日本的朋友》，荣获日本的N文学奖……我大致地扫了一眼企划案，一边嚼着三明治，权当我的午餐。冬天的汉江真美啊，水光潋滟，偶尔还有一两只冬鸟扑扇着巨大的翅膀掠过水面。沿着这

^①课长：韩国、日本公司里的一个职位，相当于中国公司里的主管。



条又长又宽的汉江驶向机场，不管是要出门的，还是回来的，是去接人的，还是送人的，都会禁不住触景生情吧。真遗憾，今天的飞机若是在仁川机场降落，我就能看着江水流入大海，那该有多好！

七年前，我从东京回到金浦机场时，意外地看到了妹妹绿儿和民俊。民俊最先发现了我，他递过手中的花束，对我说：“红，欢迎平安回国。”他的声音永远是那么的轻快，他的音调可以分为咪、发、嗦，生气的时候，就是低八度的嗦。他用轻快的语调唤着我的名字：红，我却无法直视他的目光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个时候他的脸和六个月后他质问我时的脸总是叠在一起。他问我在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还记得，当我回答“我没有什么要故意隐瞒的”时，他脸上惨淡的表情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了那句话，他马上接着说：“你还不如别说。”

那之后，他一个人去了美国，和一个女子订了婚。妈妈叹着气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我不禁想，我和他就这样，我们又不是订了婚的恋爱关系。

五年后，民俊从美国回到了韩国，说他已经解除了



婚约。我一直害怕他会问我：“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”一天深夜，民俊把我送到家门口，突然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。我该伸手吗，我犹豫了。他说：“就当是好朋友之间的握手吧。”他解除婚约的事让我既难过又感激，这种矛盾的感情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明。我们家里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叫他“俊儿”，我也一直这么叫他。但那天之后，我尽量避开一切叫他的机会，我甚至不忍说出“俊”这个字。我害怕我一吐出“俊”字，他不管隔得多远都会听见。

哎，别想了。



3

车快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民俊打来的。

“红，是我。”

他总是开玩笑似的唤我的名字。单字的“红”，和别人叫我“红儿”的时候听起来完全不一样，有些中性的感觉。我不太喜欢我的名字，但我喜欢民俊唤我名字时轻快的语气，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复杂，也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感觉。

“听说今天有日本作家要来？我刚开完企划会的时候看到 Now-regret 小姐给我的邮件了。”

“你怎么能跟日本男人，还不是别人，你……”我好像又听到他颤抖的声音，和今天他轻快的声音重叠在一起。

“就今天，翻译病倒了。今晚我大概去不了了。”

为出版社的事，我就算跟一百个日本男人见面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但我还是说：“就今天。”我看到嫩绿色



的幻影，是昨天买的那套运动服的嫩绿色，像午后阳光一样暖暖地照进车里。我突然有些后悔买下那套运动服。

飞机还没到。我和李延希课长一人买了一杯咖啡站着等。从玻璃窗往外看，午后的天空晴朗无比。

“我都不知道您的日语这么好呢。您在日本待过吧？”

李延希课长明显是没话找话。我点了点头。

他继续说：

“我之前在日本学语言，待了一年多，但真要站在日本人面前，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看来您在语言方面有天赋吧。”

李延希课长今天似乎对我的日语能力特别有兴趣。这可能也只是我自己的感觉罢了，我说：

“也不是这样的，我刚去日本那会儿，听也听不懂，说也说不出来，所以就挑了最熟悉的麦当劳走了进去。我又冷又饿，只想喝点咖啡，吃点面包。不管服务员问什么，我一律回答‘嗨’，也就是我们说的‘是’，结果他给了我一个巨无霸。那么大一个汉堡我一个人怎么吃得掉啊。我只好说一声‘谢谢’，就出来了。然后我来到旁边的公园，



一个人啃那个汉堡，旁边的乞丐全都看着我。第二天，我又来到麦当劳，为了不像前一天那样，这次他不管问什么我都说‘依依哎’，就是我们说的‘不是’，但这回，到我手里的还是巨无霸。”

李延希课长呵呵地笑起来，我也笑了。

“您当时还不如把巨无霸分给公园那些乞丐呢。对了，是什么公园？在东京吗？”

井头公园，一个美丽可爱的花园。当时，恰好我认识的一个学姐回韩国生孩子了，我就住进了她家，而那个地方碰巧是东京最美的地方之一。我正想这么回答他的时候，耳边突然响起了熟悉的旋律，这肯定是我的幻听，滴沥沥沥，啦啦，啦啦……这该怎么说明才好呢，听起来既像是雨点打在井头公园湖水水面的声音，又像是一群小鹿在矮坡上疾走的声音。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幻听，呆呆地愣了一会儿。这个声音，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早晨听到的钢琴声，也是他的母亲在演奏会上弹奏的钢琴曲。那天，他牵着我的手，走到他母亲的身边时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一向温柔的手变得那么僵硬。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



间，每次他向我身边走来的瞬间，我都会产生这种幻听。这件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，就算说了也没人会相信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也许每个人，都会有一个自己所谓的“凶兆”吧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。我的心里还装着那个人，我无法指责自己的内心。

“佐佐老师来了。”

李延希课长举着花束往前走了几步，转头对我说。我抬起了头。



4

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还是相信命运这回事的。我相信奇迹，相信一切都是必然，相信只要真心期盼，连众多的神仙都会来帮我。这是我强烈而又不可理喻的信仰。我的眼前，他，正向我一步步地走过来。那个样子，和当年在樱花树下，他阔步走来，帮我拾起掉在地上的布偶时的情景一模一样。不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当年干瘦的他，现在好像胖了些，面庞变得沧桑了。

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是在湖边的木桥上。那一瞬间，我毫无来由地心里一颤，那种感觉至今无法言喻。

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冰川的模样，在冰冷的海面上孤独地漂浮了一万年的冰川，同时，又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向我袭来。那种感觉如潮水般温柔，又如同洋流一般汹涌，无法阻挡。他的眼中充满了冷淡的神色，像年久的冰



爱过之后 来临的

川一样的冷淡，那冰川如果有断面的话，他眼神最表面的一层，是为了掩饰那种冰冷，而透露出来的木然，接下来的那层则透出一股淡淡的忧伤，像是一只干瘦的猛兽在非洲大草原独自觅食的神色，而最下面那一层，则迸发出奇妙的力量和意志，仿佛正在熊熊燃烧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钟之内，我感受到的是像一块蛋糕一样复杂的断面。不，不是感受到的，而是像一个糟糕的棒球投手，下意识地接过一个迎面飞来的球。我手足无措地看着他，就这么一步步地走进我的生活。也许我的脑海中，有那么一秒，闪过“不行，他是个日本人”，还有“我的人生从此就要开始完全不同了”之类的念头。被我这么直愣愣地盯着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好像有些疑惑，不知道该把目光投向哪里，他的表情像是个可爱的淘气鬼。那年，我22岁，豆蔻的年纪。看着他淘气鬼般的表情，我那些想法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我感到自己的脸有些发烫。

“哦，我在颤抖。”

活了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男人面前颤抖

【014】